

三  
國  
志

100元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尙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爲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旣受遣而尅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怛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爲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爲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爲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爲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傅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爲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況公親御

戎馬上下勞慘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近  
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爲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  
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爲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  
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  
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  
諸太祖爲丞相琰復爲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  
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尙稱而厲斯可以率時  
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尙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  
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  
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  
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

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

遷中

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氏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

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瞋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幘籠持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幘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曰崔珍必欲使孤行刀鋸乎吏以是教告琰琰謝吏曰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遂自殺

始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臣松之按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爲是也

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瑛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瑛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瑛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瑛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瑛撫其遺孤恩若己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瑛為首羣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融字文舉續漢書曰融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為

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眾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即如所言君之幼時

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為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為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為刊

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亾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巨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為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

彭璆為方正邴原為有道王脩為孝廉告高密縣為鄭立特立一鄉名為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公者皆爲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爲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爲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盜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爲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磔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公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涉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稍叛連年傾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其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穀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爲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爲譚所虜張璠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都許融以爲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爲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謂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干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和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褰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

理出彪 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諤之言坐棄市二子

年八歲時方弈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官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

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誑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禍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瓠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盜贍活餘人

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鄙亂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

也 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弈棋

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 **南陽**

**許攸** 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勳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

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 **婁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 魏略曰婁圭字子伯少與太祖

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 **後詣太祖** 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子伯時亦隨從子伯願調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

收治之 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儕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

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能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子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焉劉表亡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詐曹公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籠秩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閒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附之由也 而瑛最為世所歎惜至今冤之

世語曰瑛兒孫諒字士文

荀綽冀州記云諒即瑛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亾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瑛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  
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爲尙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任官清恪其典選  
舉拔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  
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飡之絜家象濯纓之推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  
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珍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予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眞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誦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髻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誦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焉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濶之譖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珍徐奕一時清賢

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珍被誅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無遏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昔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奕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奕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位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末閣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避亂淮南後中諸父兄皆禁固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己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閒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亾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

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

釁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乏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縻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桴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  
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宥

**出為城父令**

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羣為鄴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爲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旣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爲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爲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有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爲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念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尙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尙書傳異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子友毛玠玠等儀已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爲不義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僞敗

文

帝爲太子以涼茂爲太傅夔爲少傅特命二傅與尙書東曹竝選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八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卽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爲司徒

千寶

晉紀曰曾字穎考正无中爲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母荀爲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旣免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爲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 晉諸公  
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  
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麤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  
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爲尚書爲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顓曰以文王之道事  
其親者其頴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日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  
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顓字子昂河閒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  
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顓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  
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  
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顓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爲鄉  
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顓爲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  
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顓篤於舊君有一  
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爲  
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  
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顓輩遂以爲平原侯植家丞顓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立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誘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爲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爲侍中尙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爲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

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爲尙書吏部郎稍遷主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爲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爲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受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啟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創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邁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

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

辟勛丞相

掾

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卽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爲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爲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乂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爲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卽出勛爲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尙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羣侍中辛毗尙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既眾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令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屬託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

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法又誹謗為李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為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曹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羣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者共事無澗神

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

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閒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瑾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  
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  
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  
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  
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亾子岐嗣自河南丞轉  
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  
岐屬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  
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  
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尙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  
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  
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  
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志官

評曰徐爽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書十二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温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問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潁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阜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招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亾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以黨綱不仕繇則迪之孫

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

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張禮賊曹孫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主必致命天子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尙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于此爲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旣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司馬彪戰略曰袁尙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與馬騰韓遂等連和騰等陰許之傳幹說騰曰古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

者凶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袁氏背王命驅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旣事有道不盡其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旣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爲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禍爲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袁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繇會擊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瑛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

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

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其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懸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跌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凶叛以充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

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惺晉之魏顛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鍾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

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

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

官此桐邑臣主事之臣賜爾鸞旂黻珣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殆周

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惺銘在禮記

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顛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

銘于景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

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矜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貺益腆敢不欽承繇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名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數年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繇繇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嫉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嫉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劭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

足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繇嘗數月不朝會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外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繇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縣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

著白練衫丹繡襖襠傷左髀以襠襠中縣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如此清河陸雲也明帝即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其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羣吏萬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  
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  
議以爲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  
屍爲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  
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  
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  
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欽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  
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袁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懸於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進取貪競之行希

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徼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則姦僞忿怒之所興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劓者守圜此肉刑之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著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以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消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芝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鉗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鄰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如此則夙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祭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卞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言告吏坐受臲守官物而卽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

侯

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爲繇昔爲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爲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

毓嗣文帝初分毓戶邑封繇弟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尙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偏狹於城南以氊爲殿備設魚龍曼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入  
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  
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卅五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  
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尙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  
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眾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  
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己度人今誕  
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  
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  
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

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  
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

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  
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謚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  
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邛根矩之徽歆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台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略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巨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六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

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閒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

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其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

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

胡沖吳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

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譁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割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爾時會稽人眾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韜邈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撓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奪於一豎節墮於當時昔許蔡失位後策死太祖在官渡表

不得列於諸侯州公寔來魯人以為賤恥方之於歆咎孰大焉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人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譜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徙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羣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會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没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有恕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田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譜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

諸加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

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

婢五十八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

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

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

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

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

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卻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往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

歲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

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

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爲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爲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以民爲基民以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採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曰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其平尚

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膺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蒼字敬叔世語稱蒼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蒼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巨長師太尉楊賜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

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

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

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

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

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

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

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櫬流矢始交便棄櫬就俘稽顙

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絀叱咤聽聲東西

命惟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情問斷絕感懷增思前見章表知尋湯

武罪己之迹自投東裔同鯨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漢晉

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謹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畱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

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 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

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狗盜而已

傳曰朗少與沛國名士劉陽交友陽為莒令年未三十而卒故後世鮮聞初陽以漢室漸衰知太祖有雄才恐為漢累意欲除之而事不會及太祖貴求其嗣子甚急其子惶窘走伏無所陽親奮

雖多莫敢藏者朗乃納受積年及從會稽還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

又數開解太祖久乃赦之陽門戶由是得全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明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粒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諮朗朗

答曰孫權前賤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執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

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  
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  
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  
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  
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  
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  
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  
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  
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  
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旣并者必盈巷  
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爲司空進封樂平

鄉侯

魏名臣奏載朗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入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耐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旣違爾栗慤誠之本埽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旣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旣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埽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禘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尙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惰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旣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旣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優武而發甲放馬而戢兵宜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繇贍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執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爲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王朗集載朗為大  
理時上主簿趙郡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一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饗膳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太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興師與吳并取  
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爲彪置  
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爲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爲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凜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爲慶設其傲很殊無入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爲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

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沈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愆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閱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爲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旣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潘王未繁於掖庭之眾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温秦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婚姻中表禮贄無所受常譏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恤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為先

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

肅父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眾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爲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爲納言猶今尙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尙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尙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  
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  
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  
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  
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  
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  
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使稱皇乃  
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崩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閒宮

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眾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尙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宜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盍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眾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  
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  
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  
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  
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  
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  
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  
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  
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  
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  
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  
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  
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  
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  
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  
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  
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  
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  
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  
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  
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亾矣明  
年春鎮東將軍卞卨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  
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盜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  
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  
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  
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  
露元年薨門生縑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  
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  
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  
所居有稱乃心存公有匪躬之節鬲令袁毅餽以駿馬  
知其貪財不受毅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  
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  
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  
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宦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  
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  
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  
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  
武帝同名故稱其字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爲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

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

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

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

依將軍段熲採稻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

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且夕侍講爲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

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爲冗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

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爲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

爲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爲郡守明帝時入爲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

初遇善治老子爲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

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

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世語曰遇子綏位

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冏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

詳等七人爲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旣衰儒道尤甚至

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埽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

課由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

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羸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

法點注之閒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末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

詔議園三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尙且萬人而應書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爲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反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爲超作露布文故不卽敘晚乃出爲陰泉長延康中轉爲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亾亾時年五十餘時人爲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爲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爲西平太守卒官 辭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閻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爲單家不爲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囚遙引夏關移潁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爲本郡所質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潁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爲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辭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咨論而外啟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辭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爲不得移也推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爲外臺祕書爲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爲常後數歲病亾救其子無還天水陳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採稻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爲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旣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尙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斫書耳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龔後數歲病亾也其邯鄲滄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詳事在杜畿傳魚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爲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上材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爲帝王所嘉下爲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爲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書十三

金陵書局所  
汲古閣本

三國志十三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勢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爲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彧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  
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  
令靳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  
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  
昌失主者凶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  
布何如人哉夫布羸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  
合不能相君也兵雖眾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  
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  
俱凶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  
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眾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

陵志明心無所係然後可得成事人盡死之節衛公子開方仕齊積年不歸管仲以爲不懷其親  
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  
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

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兗州反賴昱得完三城於是或以昱夢白太祖太祖曰卿當終

為吾腹心昱本名立太祖乃加其上日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

去於是袁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

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

袁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

何慮之不深也夫袁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

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

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

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

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爲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爲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袁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爲袁紹之下竊爲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

天子都許以昱爲尙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爲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亾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尙譚尙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

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田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賈信討之賊有千餘人請降議者皆以為宜如舊法昱曰誅降者謂在邦

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臣以為不可誅也縱誅之宜先啟聞眾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不答文帝起入特引見昱曰君有所不盡邪昱曰凡專命者謂有臨時之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昱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

魏書曰景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由是失朝望故位不至公

子武嗣武薨子克嗣克薨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

世語曰曉字季明有通識

時校事放橫曉上疏曰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職司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粗疏以認詞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旣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昔桑弘羊爲漢求利卜式以爲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匹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亾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

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

不遜嘗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  
耕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  
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懼公糾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  
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  
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  
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  
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  
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  
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  
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  
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  
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  
深害也太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祖曰然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十餘戰未嘗敗北一朝失執而身死國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  
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

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  
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己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袁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按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聞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

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

傅子曰太祖欲速征

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襲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佻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

傅子曰河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臣使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

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為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

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喪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封厥子岑彭既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眾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勳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為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

袁公為存厚 諡曰貞侯子奕嗣

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昶家誠

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初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

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祖與荀或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

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柰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其論計云當先定荆

奕為太子文

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做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瘿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

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

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

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

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

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

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卽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  
魏郡太守栗攀爲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  
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爲閒乘虛掩討輒大克  
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  
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爲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  
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  
昭說楊曰袁曹雖爲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  
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爲深  
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爲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  
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遺楊犬馬金  
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  
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  
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  
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  
事在維輔必須眾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  
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  
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其之奉得書喜悅  
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其表太祖爲鎮東將軍龔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  
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  
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  
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  
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眾心夫行非常之

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懸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眾東降袁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辭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諭洪尚等卽日舉眾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



袁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  
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  
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念君  
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  
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  
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  
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  
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  
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  
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  
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姦職  
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己遠福祚而  
近危亾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  
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  
爲諫議大夫後袁尚依烏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  
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  
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  
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  
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  
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  
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  
事疑己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  
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書與荀彧曰昔周且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勳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眾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為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今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

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

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

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

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

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

怖懼儻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且羽為人彊梁自恃二城守

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即救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爲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卽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卽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僞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僞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執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游爲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爲首乃以趨執游利爲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德直音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父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父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使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眾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暉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暉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暉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暉爲主暉覩漢室漸微己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勳勳怪其故暉曰寶無法制其眾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暉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勳窮蹶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  
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疆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鄰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曰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名士每舍亭傳未  
會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睡獨臥車中終不一言濟怪而問之睡答曰對明主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勢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睡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睡乃設遠言以動太祖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旨趣以為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宜於猥坐說也太祖已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為令而授睡以心腹之任每有疑事輒以函問睡至一夜數十至耳

太祖征張魯轉睡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睡督後諸軍使以次出睡策魯可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全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睡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

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

安也太祖延問晁曰今尚可擊不晁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大軍遂還晁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

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晁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

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毅之量晁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

如其黃初元年以晁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名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晁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

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

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

稱藩朝臣皆賀獨晁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  
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睦以為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

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睦睦對曰白權無

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疆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卻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疆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亾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亾不出旬月矣吳亾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亾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執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睦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執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疆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為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卻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人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卑而內行不  
順果如瞽言

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羣臣問權當自  
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眾委之臣  
下必自將而來瞽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  
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  
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  
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  
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實造商周詩書之  
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妣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  
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  
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  
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  
公卿已下會議號謚瞽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己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阼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閒為大鴻臚在位二

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

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

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

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

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

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

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

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

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

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

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

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

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

困於俗卒不能自安

於天下豈不惜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

當時所推傅子曰陶字季治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

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

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干寶晉紀曰母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簿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爲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彊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閒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爲揚州刺史濟爲別駕令曰季子爲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爲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皋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見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  
郎將濟請畱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亾國之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亾之道也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畱兵屯田濟以爲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水稍盡畱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  
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  
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  
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  
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  
東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  
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  
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  
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  
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  
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  
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眾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眾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近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旦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

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宜輕伐伐之而不

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己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乏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行竟無成而還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方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勅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句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彊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勇者其宄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

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固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權

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莫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

襲未可測也

齊王卽位徒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

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夢見亡兒涕泣曰死生異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候氣彊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

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

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入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亾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

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盾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胃稷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爲舜後後魏爲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爲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虯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虯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非諧然其義旨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謚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爲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

許

孫盛曰蔣濟之辭邑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爲利回不爲義疚蔣濟其有焉

是歲薨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

言宣王旨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

著勳前朝改封凱爲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彊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亾此乃不俟終日馳驚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劍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

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

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

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

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

記室出為邵陽祓禱祓音都活反禱音詡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

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

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讎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

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計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

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計君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

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

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

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妻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搖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往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

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

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

魏氏春秋曰烏丸校尉田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豫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

孫資對曰上谷太守閻志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可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

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

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傳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

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羣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  
眾舉大事宜與羣下共之既以示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  
之終不顯己之德也若眾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  
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  
資在邦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  
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  
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  
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  
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遼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爲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字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

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

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尉對者放曰曹爽帝曰堪其事不爽在左右流汗不能對放躍其足耳之曰臣以死奉社稷曹肇弟纂爲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肇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共出宣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執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漢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卽阼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閒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執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爲服不相爲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爲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人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爲善帝曰然如卿言當爲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俸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誦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磧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矣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被反

名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孫劉于時號為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間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亾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累世蒙寵加以豫聞屬託今縱不能匡弼時事可

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總營庶事勳著前朝暨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讜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日秩肴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勳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

案孫氏譜宏爲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爲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監盛從父弟綽字興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藻盛又善言名理諸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魏書十四

金陵書局  
版古閣本

三國志十四

魏書十五

三國志十五

劉司馬梁張溫賈傳第十五

劉馥字元穎沛國相人也避亂揚州建安初說袁術將戚寄秦翊使率眾與俱詣太祖太祖悅之辟爲司徒掾後孫策所置廬江太守李述攻殺揚州刺史嚴象廬江梅乾雷緒陳蘭等聚眾數萬在江淮間郡縣殘破太祖方有袁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表爲揚州刺史馥旣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南懷緒等皆安集之貢獻相繼數年中恩化大行百姓樂其政流民越江山而歸者以萬數於是聚諸生立學校廣屯田興治芍陂及茹陂七門吳塘諸竭以漑稻田官民有畜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建安十三年卒孫權率十萬眾攻圍合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欲崩於是以苫葺覆之

夜然脂照城外視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揚州士民益追思之  
以爲雖董安于之守晉陽不能過也及陂塘之利至今爲用馥子  
靖黃初中從黃門侍郎遷廬江太守詔曰卿父昔爲彼州今卿復  
據此郡可謂克負荷者也轉在河內遷尚書賜爵關內侯出爲河  
南尹散騎常侍應璩書與靖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富民之術日  
引月長藩落高峻絕穿窬之心五種別出遠水火之災農器必具  
無失時之闕蠶麥有苦備之用無雨溼之虞封符指期無流連之  
吏鰥寡孤獨蒙廩振之實加之以明擿幽微重之以秉憲不撓有  
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辦雖昔趙張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靖  
爲政類如此初雖如碎密終於百姓便之有馥遺風母喪去官後  
爲大司農衛尉進封廣陸亭侯邑三百戶上疏陳儒訓之本曰夫  
學者治亂之軌儀聖人之大教也自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



年而寡有成者蓋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  
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人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  
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  
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絀陟榮辱之路其經明行修者則進之  
以崇德荒教廢業者則退之以懲惡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浮華交  
游不禁自息矣闡弘大化以綏未賓六合承風遠人來格此聖人  
之教致治之本也後遷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  
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別遂開拓邊守屯據險要又  
修廣戾渠陵大塌水溉灌薊南北三更種稻邊民利之嘉平六年  
薨追贈征北將軍進封建成鄉侯諡曰景侯子熙嗣

晉陽秋曰劉弘字叔和熙之弟也弘

與晉世祖同年居同里以舊恩屢登顯位自靖至弘世不曠名而有政事才晉西朝之末弘爲車  
騎大將軍開府荊州刺史假節都督荊交廣州諸軍事封新城郡公其在江漢值王室多難得專  
命一方盡其器能推誠羣下厲以公義簡刑獄務農桑每有興發手書郡國丁寔款密故莫不感  
悅顛倒奔赴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也時帝在長安命弘得選用宰守徵士武陵伍

朝高尚其事牙門將皮初有勳江漢弘上朝為零陵太守初為襄陽太守詔書以襄陽顯郡初資名輕淺以弘瑁夏侯陟為襄陽弘曰夫統天下者當與天下同心治一國者當與一國推實吾統荆州十郡安得十女瑁然後為治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臨事初勳宜見酬報聽之眾益服其公當廣漢太守辛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從橫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晉諸公贊曰于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有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附太傅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子璠北中郎將

### 司馬朗字伯達河內溫人也

司馬彪序傳曰朗祖父儁字元異博學好古儻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儀狀魁岸與眾有異鄉黨宗

族咸景附焉位至潁川太守父防字建公性質直公方雖閒居宴處威儀不忒雅好漢書名臣列傳所諷誦者數十萬言少仕州郡歷官洛陽令京兆尹以年老轉拜騎都尉養志閭巷闔門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年七十一建安二十四年終有子八人朗最長次即晉宣皇帝也九歲人有道

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十二試經為童

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

長大朗雖穉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為也監試者

異之後關東兵起故冀州刺史李邵家居野王近山險欲徙居溫

朗謂邵曰唇齒之喻豈唯虞虢溫與野王即是也今去彼而居此

是為避朝亾之期耳且君國人之望也今寇未至而先徙帶山之

縣必駭是搖動民之心而開姦宄之原也竊爲郡內憂之邵不從  
邊山之民果亂內徙或爲寇鈔是時董卓遷天子都長安卓因畱  
洛陽朗父防爲治書御史當徙西以四方雲擾乃遣朗將家屬還  
本縣或有告朗欲逃亾者執以詣卓卓謂朗曰卿與吾亾兒同歲  
幾大相負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陽九之會清除羣穢廣舉  
賢士此誠虛心垂慮將興至治也威德以隆功業以著而兵難日  
起州郡鼎沸郊境之內民不安業捐棄居產流亾藏竄雖四關設  
禁重加刑戮猶不絕息此朗之所以於邑也願明公監觀往事少  
加三思卽榮名並於日月伊周不足侔也卓曰吾亦悟之卿言有  
意臣松之按朗此對但爲稱述卓功德未相箴誨而已了不自申釋而卓便云吾亦悟之卿言有意客主之辭如爲不相酬塞也朗知卓必亾恐見畱  
卽散財物以賂遺卓用事者求歸鄉里到謂父老曰董卓悖逆爲  
天下所讎此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也郡與京都境壤相接洛東有



成皋北界大河天下興義兵者若未得進其執必停於此此乃四分五裂戰爭之地難以自安不如及道路尚通舉宗東到黎陽黎陽有營兵趙威孫鄉里舊婚爲監營謁者統兵馬足以爲主若後有變徐復觀望未晚也父老戀舊莫有從者惟同縣趙咨將家屬俱與朗往焉後數月關東諸州郡起兵眾數十萬皆集滎陽及河內諸將不能相一縱兵鈔略民人死者且半久之關東兵散太祖與呂布相持於濮陽朗乃將家還溫時歲大饑人相食朗收恤宗族教訓諸弟不爲衰世解業年二十二太祖辟爲司空掾屬除成皋令以病去復爲堂陽長其治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犯禁先時民有徙充都內者後縣調當作船徙民恐其不辦乃相率私還助之其見愛如此遷元城令人爲丞相主簿朗以爲天下土崩之執由秦滅五等之制而郡國無蒐狩習戰之備故也今雖五等未

可復行可令州郡並置兵外備四夷內威不軌於策爲長又以爲  
宜復井田往者以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承大  
亂之後民人分散土業無主皆爲公田宜及此時復之議雖未施  
行然州郡領兵朗本意也遷兗州刺史政化大行百姓稱之雖在  
軍旅常麤衣惡食儉以率下雅好人倫典籍鄉人李覲等盛得名  
譽朗常顯貶下之後覲等敗時人服焉鍾繇王粲著論云非聖人  
不能致太平以朗爲伊顏之徒雖非聖人使得數世相承太平可  
致

魏書曰文帝善朗論命祕書錄其文

孫盛曰繇既失之朗亦未爲得也昔湯舉伊尹而不

仁者遠矣易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由此而言聖人之

與大賢行藏道一舒卷斯同御世垂訓理無降異升泰之美豈俟積世哉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又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數世之論其在斯乎方之大賢固有閒矣

建安

二十二年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致  
醫藥遇疾卒時年四十七遺命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州人追思之

魏書曰朗臨卒謂將士曰刺史蒙國恩厚督司萬里微功未効而遭此疫

癘既不能自救辜負國恩身沒之後其布衣幅巾斂以時服勿違吾志也

子遺昌武亭侯邑百戶朗弟孚又以子望繼朗後遺薨望子洪嗣

晉諸公贊曰望字子初孚之長子有才識早知名咸熙中位至司徒入晉封義陽王遷太尉大司馬時孚爲太宰父子居上位自中代以來未之有也洪字孔業封河間王

初朗所

與俱徙趙咨官至太常爲世好士

咨字君初子豐字子晉驃騎將軍封東平陵公並見百官名志

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也爲郡綱紀太祖爲司空辟召爲漳長累轉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還爲西曹令史遷爲屬并土新附習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匹叛入其部落兵家擁眾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跲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彊以爲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爲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其不從命者興兵致討斬首千數降附者萬計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



世語在常林傳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為真長老稱詠以為  
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建安十八年州并屬冀州更拜議郎  
西部都督從事統屬冀州總故部曲又使於上黨取大材供鄴宮  
室習表置屯田都尉二人領客六百夫於道次耕種菽粟以給人  
牛之費後單于入侍西北無虞習之績也

魏略曰鮮卑大人育延常為州所畏而一旦將其部落五千餘騎詣

習求互市習念不聽則恐其怨若聽到州下又恐為所略於是乃許之往與會空城中交市遂敢郡縣自將治中以下軍往就之市易未畢市吏收縛一胡延騎皆驚上馬彎弓圍習數重吏民惶怖不知所施習乃徐呼市吏問縛胡意而胡實侵犯人習乃使譯呼延延到習責延曰汝胡自犯法更不侵汝汝何為使諸騎驚駭邪遂斬之餘胡破膽不敢動是後無寇虜至二十二年太祖拔漢中諸軍還到長安因留騎督太原烏丸王魯昔使屯池陽以備盧水昔有愛妻住在晉陽昔既思之又恐遂不得歸乃以其部五百騎叛還并州留其餘騎置山谷間而單騎獨入晉陽盜取其妻已出城州郡乃覺吏民又畏昔善射不敢追習乃令從事張景募鮮卑使逐昔昔馬負其妻重騎行遲未及與其眾合而為鮮卑所射死始太祖聞昔叛恐其為亂於北邊會聞已殺之大喜以習前後有策略封為關內侯文帝踐阼復置并州復為刺史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政治常為天下最太和二年徵拜大司農習在州二十餘年而居處貧窮無方面珍物明帝異之禮賜甚厚四年薨子施嗣初濟陰

王思與習俱爲西曹令史思因直日白事失太祖指太祖大怒教  
召主者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往對已被收執矣思乃馳還自  
陳己罪罪應受死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識分曰何意吾軍中有

二義士乎

臣松之以爲習與王思同寮而已親非骨肉義非刎頸而以身代思受不測之禍以之爲義無乃乖先哲之雅旨乎史遷云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故君子不

爲苟存不爲苟亾若使思不引分主不加怒則所謂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習之死義者豈其然哉

後同時擢爲刺史思領豫州思

亦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

魏略苛吏傳曰思與薛悌郤嘉俱從微起官位略等三人中悌差挾

儒術所在名爲閏省嘉與思事行相似文帝詔曰薛悌駁吏王思郤嘉純吏也各賜關內侯以報其勤思爲人雖煩碎而曉練文書敬賢禮士傾意形執亦以是顯名正始中爲大司農年老目瞶瞋怒無度下吏嗷然不知何據性少信時有吏父病篤近在外舍自白求假思疑其不實發怒曰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遂不與假更父明日死思無恨意其爲刻薄類如此思又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時有丹楊施畏魯郡倪顛南陽胡業亦爲刺史郡守時人謂之苛暴又有高陽劉類歷位宰守苛慝尤甚以善修人事不廢於世嘉平中爲弘農太守吏二百餘人不與休假專使爲不急過無輕重輒碎其頭又亂杖過之牽出復入如是數四乃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又外託簡省每出行陽赦督郵不得使官屬曲修禮敬而陰識不來者輒發怒中傷之性又少信每遣大吏出輒使小吏隨覆察之白日常自於牆壁間闕閃夜使幹廉察諸曹復以幹不足信又遣鈴下及奴婢使轉相檢驗嘗按行宿止民家民家二狗逐豬豬驚走頭插柵間號呼良久類以爲外之吏擅共飲食不復徵察便使伍百曳五官掾孫弼入頓頭責之弼以實對類自愧不詳因託問以他事民尹昌

年垂百歲聞類出行當經過謂其兒曰扶我迎府君我欲陳恩兒扶昌在道左類望見呵其兒曰用是死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謗官長者有三不肯謂遷免與死也類在弘農吏民患之乃題其門曰劉府君有三不肯類雖聞之猶不能自改其後安東將軍司馬文王西征路經弘農弘農人告類荒蕘不任宰郡乃召入為五官中郎將

張既字德容馮翊高陵人也年十六為郡小吏

魏略曰既世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

小吏而家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伺諸大吏有乏者輒給與以是見識焉

後歷右職舉孝廉不行太祖為

司空辟未至舉茂才除新豐令治為三輔第一袁尚拒太祖於黎

陽遣所署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

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司隸校尉鍾繇遣既說將軍馬騰等既為

言利害騰等從之騰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

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其後幹復舉并州反河內張晟眾萬餘人

無所屬尅峻澗閒河東衛固弘農張琰各起兵以應之太祖以既

為議郎參繇軍事使西徵諸將馬騰等皆引兵會擊晟等破之斬

琰固首幹奔荊州封既武始亭侯太祖將征荊州而騰等分據關



中太祖復遣旣喻騰等令釋部曲求還騰已許之而更猶豫旣恐  
爲變乃移諸縣促儲侍二千石郊迎騰不得已發東太祖表騰爲  
衛尉子超爲將軍統其眾後超反旣從太祖破超於華陰西定關  
右以旣爲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魏國旣建爲尚  
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旣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畫行矣從征  
張魯別從散關入討叛氏收其麥以給軍食魯降旣說太祖拔漢  
中民數萬戶以實長安及三輔其後與曹洪破吳蘭於下辯又與  
夏侯淵宋建別攻臨洮狄道平之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  
天水南安民相恐動擾擾不安旣假三郡人爲將吏者休課使治  
屋宅作水碓民心遂安太祖將拔漢中守恐劉備北取武都氏以  
逼關中問旣旣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  
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旣之

# 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

三輔決錄注曰既為兒童為郡功曹游殷察異之引既過家既敬諾殷先歸救

家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容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略饗訖以子楚託之既謙不受殷固託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難違其旨乃許之殷先與司隸校尉胡軫有隙軫誣構殺殷殷死月餘軫得疾患自說但言伏罪伏罪游功曹將鬼來於是遂死于時關中稱曰生有知人之明死有貴神之靈子楚字仲允為蒲阪令太祖定關中時漢興郡缺太祖以問既既稱楚才兼文武遂以為漢興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楚為人慷慨歷位宰守所在以恩德為治不好刑殺太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吏民騷動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據隴西召會吏民謂之曰太守無恩德及蜀兵至諸郡吏民皆已應之此亦諸卿富貴之秋也太守本為國家守郡義在必死卿諸人便可取太守頭持往吏民皆涕淚言死生當與明府同無有二心楚復言卿曹若不願我為卿畫一計今東二郡已去必將寇來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寇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人獲爵寵也若官救不到蜀攻日急爾乃取太守以降未為晚也吏民遂城守而南安果將蜀兵就攻隴西楚聞賊到乃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而自於城上曉謂蜀帥言卿能斷隴使東兵不上一月之中則隴西吏人不攻自服卿若不能虛自疲弊耳使顯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諸軍上隴諸葛亮破走南安天水皆坐應亮破滅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以功封列侯長史掾屬皆賜拜帝嘉其治詔特聽朝引上殿楚為人短小而大聲自為吏初不朝覲被詔登階不知儀式帝令侍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而大應稱諾帝顧之而笑遂勞勉之罷會自表乞畱宿衛拜駙馬都尉楚不學問而性好遊邀音樂乃畜歌者琵琶箏簫每行來將以自隨所在擣捕投壺歡欣

## 是時武威顏俊張掖和鸞酒泉黃

自娛數歲復出為北地太守年七十餘卒

## 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為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內生傲悖計定

執足後卽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鬪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受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又殺鸞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文帝卽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黃華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旣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執故則得以有功旣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旣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旣代之詔曰昔賈復請擊鄆賊光武笑曰執金吾擊鄆吾復何憂卿謀略過人今則其以便宜從事勿復先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旣至金城欲渡河諸將守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旣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於鷓陰口旣揚聲軍從鷓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



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以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眾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曰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敕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魏略曰成公英金城人也中平

末隨韓約爲腹心建安中約從華陰破走還湟中部黨散去唯英獨從

典略曰韓遂在湟中其

婿閻行欲殺遂以降夜攻遂不下遂歎息曰丈夫危厄禍起婚姻乎謂英曰今親戚離叛人眾轉少當從羌中西南詣蜀耳英曰與兵數十年今雖罷敗何有棄其門而依於人乎遂曰吾年老矣子欲何施英曰曹公不能遠來獨夏侯爾夏侯之眾不足以追我又不能久雷且息肩於羌中須其去招呼故人緩會羌胡猶可以有爲也遂從其計時隨從者男女尚數千人遂宿有恩於羌羌衛護之及夏侯淵還使閻行畱後乃合羌胡數萬將攻行行欲走會遂死英降太祖太祖見英甚喜以爲軍師封列侯從行出獵有三鹿走過前公命英射之三發三中皆應弦而倒公抵掌謂之曰但韓文約可爲盡節而孤獨不可乎英乃下馬而跪曰不欺明公假使英本主人在實不來在此也遂流涕哽噎公嘉其敦舊遂親敬之延康黃初之際河西有逆謀詔遣英佐涼州平隴石

病卒

魏略曰閻行金城人也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約與馬騰相

攻擊騰子超亦號為健行嘗刺超予折因以折予搃超項幾殺之至十四年為約所使詣太祖太祖厚遇之表拜捷為太守行因請令其父入宿衛西還見約宣太祖教云謝文約卿始起兵時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當早來共匡輔國朝行因謂約曰行亦為將軍興軍以來三十餘年民兵疲瘁所處又狹宜早自附是以前在鄴自啓當令老父詣京師誠謂將軍亦宜遣一子以示丹赤約曰且可復觀望數歲中後遂遣其子與行父母俱東會約西討張猛畱行守舊營而馬超等結反謀舉約為都督及約還超謂約曰前鍾司隸任超使取將軍關東人不可復信也今超棄父以將軍為父將軍亦當棄子以超為子行諫約不欲令與超合約謂行曰今諸將不謀而同似有天數乃東詣華陰及太祖與約交馬語行在其後太祖望謂行曰當念作孝子及超等破走行隨約還金城太祖聞行前意故但誅約子孫在京師者乃手書與行曰觀文約所為使人笑來吾前後與之書無所不說如此何可復忍卿父諫議自平安也雖然牢獄之中非養親之處且又官家亦不能久為人養老也約聞行父獨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強以少女妻行行不獲已太祖果疑行會約使行別領西平郡遂勒其部曲與約相攻擊行不勝乃將家人東詣太祖太祖表拜列侯

帝甚悅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眾功過南仲勤踰吉

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

侯增邑二百并前四百戶酒泉蘇衡反與羌豪鄰戴及丁令胡萬

餘騎攻邊縣既與夏侯儒擊破之衡及鄰戴等皆降遂上疏請與

儒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魏略曰儒字俊林夏侯尚從弟初為鄴陵侯彰驍騎司馬宣王為征南將軍都

督荆豫州正始二年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翱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及太傅到乃俱進然等走時

謂儒爲法或以爲曉以少疑眾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

西羌恐率眾二萬餘落降其後西平麴光

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郡人未必悉同若便

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別是非更使皆相持著此爲虎

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今先使羌胡鈔擊重其賞募所虜獲

者皆以畀之外阻其執內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爲

光等所誑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

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既臨二州十餘年政惠著聞其所禮辟

扶風龐延天水楊阜安定胡遵酒泉龐涪燉煌張恭周生烈等終

皆有名位

魏略曰初既爲郡小吏功曹徐英嘗自鞭既三十英字伯濟馮翊著姓建安初爲蒲阪令英性剛爽自見族氏勝既於鄉里名行在前加以前辱既雖知既貴顯終

不肯求於既既雖得志亦不顧計本原猶欲與英和嘗因醉欲親狎英英故抗意不納英由此遂不復進用故時人善既不挾舊怨而壯英之不撓黃初四年薨詔

曰昔荀桓子立勳翟士晉侯賞以千室之邑馮異輸力漢朝光武

封其二子故涼州刺史張既能容民畜眾使羣羌歸土可謂國之



良臣不幸薨隕朕甚愍之其賜小子翁歸爵關內侯明帝即位追

謚曰肅侯子緝嗣緝以中書郎稍遷東莞太守嘉平中女爲皇后

徵拜光祿大夫位特進妻向爲安城鄉君緝與中書令李豐同謀

誅語在夏侯玄傳

魏略曰緝字敬仲太和中爲溫令名有治能會諸葛亮出緝上便宜詔以問中書令孫資資以爲有籌略遂召拜騎都尉遣參征蜀軍軍罷入

爲尙書郎以稱職爲明帝所識帝以爲緝之材能多所堪任試呼相者相之相者云不過二千石帝曰何材如是而位至二千石乎及在東莞領兵數千人緝性吝於財而矜於執一旦以女徵去郡還在里舍悒悒躁擾數爲國家陳擊吳蜀形執又嘗對司馬大將軍料諸葛恪雖得勝於邊土見誅不久大將軍問其故緝云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欲不死可得乎及恪從合肥還吳果殺之大將軍聞恪死謂衆人曰諸葛恪多輩耳近張敬仲縣論恪以爲必見殺今果然如此敬仲之智爲勝恪也緝與李豐通家又居相側近豐時取急出子藐往見之有所咨道豐被收事與緝連遂收送廷尉賜死獄中其諸子皆并誅緝

孫殷晉永興中爲梁州刺史見晉書

溫恢字曼基太原祁人也父恕爲涿郡太守卒恢年十五送喪還

歸鄉里內足於財恢曰世方亂安以富爲一朝盡散振施宗族州

里高之比之郇越舉孝廉爲廩丘長鄢陵廣川令彭城魯相所在

見稱入爲丞相主簿出爲揚州刺史太祖曰甚欲使卿在親近顧

以爲不如此州事大故書云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得無當得蔣濟  
爲治中邪時濟見爲丹陽太守乃遣濟還州又語張遼樂進等曰  
揚州刺史曉達軍事動靜與其咨議建安二十四年孫權攻合肥  
是時諸州皆屯戍恢謂兗州刺史裴潛曰此閒雖有賊不足憂而  
畏征南方有變今水生而子孝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銳乘利而  
進必將爲患於是有樊城之事詔書召潛及豫州刺史呂貢等潛  
等緩之恢密語潛曰此必襄陽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爲急會者  
不欲驚動遠眾一二日必有密書促卿進道張遼等又將被召遼  
等素知王意後召前至卿受其責矣潛受其言置輜重更爲輕裝  
速發果被促令遼等尋各見召如恢所策文帝踐阼以恢爲侍中  
出爲魏郡太守數年遷涼州刺史持節領護羌校尉道病卒時年  
四十五詔曰恢有柱石之質服事先帝功勤名著及爲朕執事忠

於王室故授之以萬里之任任之以一方之事如何不遂吾甚愍之賜恢子生爵關內侯生早卒爵絕恢卒後汝南孟建為涼州刺

史有治名官至征東將軍魏略曰建字公威少與諸葛亮俱游學亮後出祁山答司馬宣王書使杜子緒宣意於公威也

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為兒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

之曰汝大必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魏略曰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

去故時人謂之通健初為郡吏守絳邑長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

守援攻之不拔乃召單于并軍急攻之城將潰絳父老與援要不

害逵絳人既潰援聞逵名欲使為將以兵劫之逵不動左右引逵

使叩頭逵叱之曰安有國家長吏為賊叩頭援怒將斬之絳吏民

聞將殺逵皆乘城呼曰負要殺我賢君寧俱死耳左右義逵多為

請遂得免魏略曰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謂援曰王府君臨郡積年不知足下曷為者也援怒曰促斬之諸將覆護乃囚於壺關閉著土窖中以車輪蓋上使人固守方將殺之

逵從窖中謂守者曰此閒無健兒邪而當使義士死此中乎時有祝公道者與逵非故人而適聞其言憐其守正危厄乃夜盜往引出折械遣去不語其名姓初逵過皮氏



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知不免乃使人閒行送印綬歸郡且曰

急據皮氏援既并絳眾將進兵達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

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達言故得無敗孫資別傳曰資舉河東計吏到許薦於相府曰達在絳邑

帥厲吏民與賊郭援交戰力盡而敗為賊所俘挺然直志顏辭不屈忠言聞於大眾烈節顯於當時雖古之直髮據鼎固以加也其才兼文武誠時之利用魏略曰郭援破後達乃知前出已者

為祝公道公道河南人也後坐他事當伏法達救之力不能解為之改服焉後舉茂才除澠池令高軒之反張琰將

舉兵以應之達不知其謀往見琰聞變起欲還恐見執乃為琰畫

計如與同謀者琰信之時縣寄治蠡城城塹不固達從琰求兵修

城諸欲為亂者皆不隱其謀故達得盡誅之遂修城拒琰琰敗達

以喪祖父去官司徒辟為掾以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

弘農曰此西道之要以達領弘農太守召見計事大悅之謂左右

曰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賈逵吾何憂其後發兵達疑屯田都尉藏

亾民都尉自以不屬郡言語不順逵怒收之數以罪搯折腳坐免

然太祖心善逵以為丞相主簿

魏略曰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

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

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著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著械

適訖而太祖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始逵為諸生略覽大義取其可用最好春秋左傳及為牧守常自課讀之月常一遍逵前在弘農與典農校尉爭公事不得理

乃發憤生癭後所病稍大自啓願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本名衢後改為逵

太祖征劉備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執道逢水衡

載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

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竝掌軍計太祖崩洛陽逵典喪事魏略曰時太子在鄴

鄴陵侯未到士民頗苦勞役又有疾癘於是軍中搔動羣寮恐天下有變欲不發喪逵建議議為不可祕乃發哀今內外皆入臨臨訖各安敘不得動而青州軍擅擊鼓相引去眾人以為宜禁止之不從者討之逵以為方大喪在殯嗣王未立

宜因而撫之乃為作長檄告所在給其廩食時鄴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

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遂奉梓宮還鄴文帝即王位以鄴縣戶數萬在都下多不法乃以逵為鄴令月餘遷魏郡太守

魏畧曰初魏郡官屬頗以公事期會有所急切會聞

達當為郡舉府皆詣縣門外及遣書到達出門而郡官屬悉當門謁達於車下達抵掌曰詣治所何宜如是 大軍出征復為丞相主簿祭

酒達嘗坐人為罪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況達功德親在其身乎

從至黎陽津渡者亂行達斬之乃整至譙以達為豫州刺史 魏略曰達為豫

州達進曰臣守天門出入六年天門始開而臣在外唯殿下為兆民計無違天人之望 是時天下初復州郡多不攝達曰州

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

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

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

史假達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

奏免之帝曰達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為法賜爵關內侯

州南與吳接達明斥候繕甲兵為守戰之備賊不敢犯外修軍旅

內治民事過鄢汝造新陂又斷山溜長谿水造小弋陽陂又通運

渠二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黃初中與諸將竝征吳破呂範於



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卽位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時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河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若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吳將張嬰王崇率眾降太和二年帝使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

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賊見遼軍遂退遼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遼與休不善黃初中文帝欲假遼節休曰遼性剛素侮易諸將不可為督帝乃止及夾石之敗微遼休軍幾無救也

魏略

曰休怨遼進遲乃呵責遼遂使主者救豫州刺史往拾棄仗遼恃心直謂休曰本為國家作豫州刺史不來相為拾棄仗也乃引軍還遂與休更相表奏朝廷雖知遼直猶以休為宗室任重兩無所非也魏書云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罪遼終無言時人亦以此多遼習鑿齒曰夫賢人者外身虛已內以下物嫌忌之名何由而生乎有嫌忌之名者必與物為對存勝負於己身者也若以其私憾敗國殄民彼雖傾覆於我何利我苟無利乘之曷為以是稱說臧獲之心耳今忍其私忿而急彼之憂冒難犯危而免之於害使功顯於明君惠施於百姓身登於君子之塗義愧於敵入之心雖豺虎猶將不覺所復而況於曹休乎然則濟彼之危所以成我之勝不計宿憾所以服彼之心公義既成私利亦弘可為善爭矣在於未能忘勝之流不由於此而能濟勝者未之有也

會病篤謂左右曰受國厚恩恨不斬孫權以下見先帝喪事一

不得有所修作薨謚曰肅侯

魏書曰遼時年五十五

子充嗣豫州吏民追思之

為刻石立祠青龍中帝東征乘輦入遼祠詔曰昨過項見賈遼碑

像念之愴然古人有言患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长遠存有忠勳

沒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天下以勸將來魏略曰甘露二年車駕東征屯

項復入遠祠下詔曰遠沒有遺愛歷世見祀追聞風烈朕甚嘉之昔先帝東征亦幸於此親發德音褒揚達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禮賢之義或埽其墳墓或修其門閭所以崇敬也其埽除祠

堂有穿漏充咸熙中為中護軍晉諸公贊曰充字公闓甘露中為大將軍長史高貴鄉公之難司馬文王賴充以免為晉室元功之臣位至太

宰封魯公諡曰武公魏略列傳以遠及李孚楊沛三人為一卷今列孚沛二人繼遠後耳孚字

子憲鉅鹿人也興平中本郡人民饑困孚為諸生當種蕘欲以成計有從索者亦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故時人謂能行意後為吏建安中袁尚領冀州以孚為主簿後尚與其兄譚爭鬪尙出軍詣

平原留別駕審配守鄴城孚隨尙行會太祖圍鄴尚還欲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孚議所遣孚答尙言今使小人往恐不足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尙

問孚當何所得孚曰聞鄴圍甚堅多人則覺以為直當將三騎足矣尙從其計孚自選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敕使具脯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尙來南所在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

斫問事杖三十枚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是時大將軍雖有禁令而芻牧者多故孚因此夜到以鼓一中自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從東圍表又循圍而南步步呵責守圍

將士隨輕重行其罰遂歷太祖營前徑南過從南圍角西折當章門復責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其圍馳到城下呼城上人城上人以繩引孚得入配等見孚悲喜鼓譟稱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太

祖笑曰此非徒得入也方且復得出孚事訖欲得還而顧外圍必急不可復冒謂已使命當速反乃陰心計請配曰今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也不如驅出之以省穀也配從其計乃復夜簡別數

千人皆使持白幡從三門竝出降又使人人持火孚乃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隨輩夜出時守圍將士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遂從西北角突圍去其明太祖

聞孚已得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也孚北見尙尙甚歡喜會尚不能救鄴破走至中山而袁譚又



追擊尚尚走孚與尚相失遂詣譚復爲譚主簿東還平原太祖進攻譚戰死孚還城中雖必  
降尚擾亂未安孚權宜欲得見太祖乃騎詣牙門稱冀州主簿李孚欲口白密事太祖見之孚叩  
頭謝太祖問其所白孚言今城中疆弱相陵心皆不定以爲宜令新降爲內所識信者宣傳明教  
公謂孚曰卿便還宜之孚跪請教公曰便以卿意宣也孚還入城宣教各安故業不得相侵陵城  
中以安乃還報命公以孚爲良足用也會爲所聞裁署宥散出守解長名爲嚴能稍遷至司隸校  
尉時年七十餘矣其於精斷無衰而術略不損於故終於陽平太守孚本姓馮復改爲李 楊沛  
字孔渠馮翊萬年人也初平中爲公府令史以牒除爲新鄭長興平末人多飢窮沛課民益畜乾  
樵收豎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得千餘斛藏在小倉會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  
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乾樵太祖甚喜及太祖輔政遷沛爲長社令時曹洪賓客  
在縣界徵調不肯如法沛先搥折其腳遂殺之由此太祖以爲能累遷九江東平樂安太守竝有  
治迹坐與督軍爭鬪髡刑五歲輸作未竟會太祖出征在譙聞鄴下頗不奉科禁乃發教選鄴令  
當得嚴能如楊沛比故沛從徒中起爲鄴令已拜太祖見之問曰以何治鄴沛曰竭盡心力奉宣  
科法太祖曰善顧謂坐席曰諸君此可畏也賜其生口十人絹百匹既欲以勵之且以報乾樵也  
沛辭去未到鄴而軍中豪右曹洪劉勳等畏沛各遣家馳騎告子弟使各自檢救沛爲令數年以  
公能轉爲護羌都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事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  
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船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  
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掉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  
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由是聲名益振及關中破代張既領京兆尹黃初中儒雅  
竝進而沛本以事能見用遂以議郎宥散里巷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又不肯以事貴  
人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治疾於家借舍從兒無他奴婢後占河南夕陽亭部荒田二頃起瓜牛  
廬居止其中其妻子凍餓沛凶  
鄉人親友及故吏民爲殯葬也

評曰自漢季以來刺史總統諸郡賦政于外非若曩時司察之而

正本  
已太祖創基迄終魏業此皆其流稱譽有名實者也咸精達事機  
威恩兼著故能肅齊萬里見述于後也

魏書十五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三國志十五

魏書十六

三國志十六

任蘇杜鄭倉傳第十六

任俊字伯達河南中牟人也漢末擾亂關東皆震中牟令楊原愁恐欲棄官走峻說原曰董卓首亂天下莫不側目然而未有先發者非無其心也勢未敢耳明府若能唱之必有和者原曰爲之柰何峻曰今關東有十餘縣能勝兵者不減萬人若權行河南尹事總而用之無不濟矣原從其計以峻爲主簿峻乃爲原表行尹事使諸縣堅守遂發兵會太祖起關東入中牟界眾不知所從峻獨與同郡張奮議舉郡以歸太祖峻又別收宗族及賓客家兵數百人願從太祖太祖大悅表峻爲騎都尉妻以從妹甚見親信太祖每征伐峻常居守以給軍是時歲饑旱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祇建置屯田太祖以峻爲典農中郎將數年中所在積粟倉廩皆



滿官渡之戰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絕糧道乃使千乘

為一部十道方行為復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棗

祇而成於峻魏武故事載令曰故陳留太守棗祇天性忠能始共舉義兵周旋征討後袁紹在冀州亦貪祇欲得之祇深附託於孤使領東河令呂布之亂兖州皆叛惟范

東阿完在由祇以兵據城之力也後大軍糧乏得東阿以繼祇之功也及破黃巾定許得賊資業當興立屯田時議者皆言當計牛輸穀佃科以定施行後祇白以為備牛輸穀大收不增穀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反覆來說孤猶以為當如故大收不可復改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荀令

君議之時故軍祭酒侯聲云科取官牛為官田計如祇議於官便於客不便聲懷此云云以疑令君祇猶自信據計畫還白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使為屯田都尉施設田業其時歲則大收後遂

因此大田豐足軍用摧滅羣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祇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過也祇子處中宜加封爵以祀祇為不朽之事文士傳曰祇本

姓棘先人避難易為棗孫據字道彥晉冀州刺史據子嵩字臺產散騎常侍並有才名多所著述嵩兄腆字元方襄

城太守亦有文采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為都亭侯邑三百戶遷長水

校尉峻寬厚有度而見事理每有所陳太祖多善之於饑荒之際

收卹朋友孤遺中外貧宗周急繼乏信義見稱建安九年薨太祖

流涕者久之子先嗣先薨無子國除文帝追錄功臣諡峻曰成侯

復以峻中子覽為關內侯

蘇則字文師扶風武功人也少以學行聞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

不就起家為酒泉太守轉安定武都

魏書曰則剛直疾惡常慕汲黯之為人魏略曰則世為著姓興平中三輔亂飢窮

避難北地客安定依富室師亮亮待遇不足則慨然歎曰天下會安當不久爾必還為此郡守折庸輩士也後與馮翊吉茂等隱於郡南太白山中以書籍自娛及為安定太守而師亮等皆欲逃走則聞之豫使人解語以禮報之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過其郡見則悅之使為軍

導魯破則綏定下辯諸氏通河西道徒為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

後吏民流散飢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

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流民皆歸得數千家乃明

為禁令有干犯者輒戮其從教者必賞親自教民耕種其歲大豐

收由是歸附者日多李越以隴西反則率羌胡圍越越即請服太

祖崩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文帝以其

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內侯

魏名臣奏載文帝令問雍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平夷之功聞又出車西定

湟中為河西作聲勢吾甚嘉之則之功効為可加爵邑未邪封爵重事故以問卿密白意且勿宣露也既荅曰金城郡昔為韓遂所見屠剝死喪流亡或竄戎狄或陷逆亂戶不滿五百則到官內

撫彫殘外鳩離散今見戶千餘又梁燒雜種羌昔與遂同惡遂斃之後越出障塞則前後招懷歸就郡者三千餘落皆卹以威恩爲官効用西平麴演等倡造邪謀則尋出軍臨其項領演卽歸命送質被絕賊糧則既有卹民之効又能和戎狄盡忠效節遭遇聖明有功必錄若則加爵邑誠足以勸忠臣勵風俗也

後演復結芻郡爲亂張

掖張進執太守杜通酒泉黃華不受太守辛機進華皆自稱太守以應之又武威三種胡並寇鈔道路斷絕武威太守毋丘興告急於則時雍涼諸豪皆驅略羌胡以從進等郡人咸以爲進不可當又將軍郝昭魏平先是各屯守金城亦受詔不得西度則乃見郡中大吏及昭等與羌豪帥謀曰今賊雖盛然皆新合或有脇從未必同心因釁擊之善惡必離離而歸我我增而彼損矣旣獲益眾之實且有倍氣之勢率以進討破之必矣若待大軍曠日持久善人無歸必合於惡善惡旣合勢難卒離雖有詔命違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昭等從之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進於張掖演聞之將步騎三千迎則辭來助軍而實欲爲變則誘與相見



因斬之出以徇軍其黨皆散走則遂與諸軍圍張掖破之斬進及其支黨眾皆降演軍敗華懼出所執乞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徵拜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枕則膝臥則推下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也初則及臨菑侯植聞魏氏代漢皆發服悲哭文帝聞植如此而不聞則也帝在洛陽嘗從容言曰吾應天受禪而聞有哭者何也則謂為見問鬚髯悉張欲正論以對侍中傅巽指則曰不謂卿也於是乃止

魏略曰舊儀侍中親省起居故俗謂之執虎子始則同郡吉茂者是時仕甫歷

縣令遷為冗散茂見則嘲之曰仕進不止執虎子則笑曰吾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也初則在金城聞漢帝禪位以為崩也乃發喪後聞其在自以不審意頗默然臨菑侯植自傷失先帝意亦怨激而哭其後文帝出游追恨臨菑顧謂左右曰人心不同當我登大位之時天下有哭者時從臣知帝此言有為而發也而則以為為己欲下馬謝侍中傅巽目之乃悟孫盛曰夫士不事其爽言豈大雅君子去就之分哉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士之二三猶喪妃偶況人臣乎文帝

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

不足貴也帝默然後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牀拔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唐堯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羣吏愚臣以為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然以此見憚黃初四年左遷東平相未至道病薨謚曰剛侯子怡嗣怡薨無子弟愉襲封愉咸熙中為尚書

愉字休豫歷位太常光祿大夫見晉百官名山濤啓事稱愉忠篤有智意 臣松之案愉子紹字世嗣為吳王師石崇妻紹之兄女也紹有詩在金谷集紹弟慎左衛將軍

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傅子曰畿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延年父周自南陽徙茂陵延年徙杜陵子孫世居焉少孤繼

母苦之以孝聞年二十為郡功曹守鄭縣令縣囚繫數百人畿親

臨獄裁其輕重盡決遣之雖未悉當郡中奇其年少而有大意也

舉孝廉除漢中府丞會天下亂遂棄官客荊州建安中乃還荀彧

進之太祖傅子曰畿自荊州還後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且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之如舊相識者遂進

朝畿於太祖以畿為司空司直遷護羌校尉使持節領西平太守魏略曰畿少有

大志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負其母喪北歸道爲賊所劫略眾人奔走畿獨不去賊射之畿請賊曰卿欲得財耳今我無物用射我何爲邪賊乃止畿到鄉里京兆尹張時河東人也與畿有舊署爲功曹常嫌其闊達不助雷意於諸事言此家疏誕不中功曹也畿竊云不中功曹中河東太守也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

并州反時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衛固范先外以請邑爲名

而內實與幹通謀太祖謂荀彧曰關西諸將恃險與馬征必爲亂

張晟寇殺滎閭南通劉表固等因之吾恐其爲害深河東被山帶

河四鄰多變當今天下之要地也君爲我舉蕭何寇恂以鎮之彧

曰杜畿其人也傅子曰彧稱畿勇足以當大難智能應變其可試之於是追拜畿爲河東太守固等

使兵數千人絕陝津畿至不得渡太祖遣夏侯惇討之未至彧謂

畿曰宜須大兵畿曰河東有三萬戶非皆欲爲亂也今兵迫之急

欲爲善者無主必懼而聽於固固等勢專必以死戰討之不勝四

鄰應之天下之變未息也討之而勝是殘一郡之民也且固等未

顯絕王命外以請故君爲名必不害新君吾單車直往出其不意



固爲人多計而無斷必僞受吾吾得居郡一月以計縻之足矣遂

詭道從邱津度

邱音豆魏略曰初畿與衛固少相侮狎固常輕畿畿嘗與固博而爭道畿嘗謂固曰仲堅我今作河東也固褻衣罵之及畿之官而固爲郡功曹張

時故任京兆畿迎司隸與時會華陰時畿相見於儀當各持版時歎曰昨日功曹今爲郡將軍也

范先欲殺畿以威眾

傅子曰先云既欲爲虎而惡食

人肉失所以爲虎矣今不殺必有後患

且觀畿去就於門下斬殺主簿已下三十餘人畿舉

動自若於是固曰殺之無損徒有惡名且制之在我遂奉之畿謂

衛固范先曰衛范河東之望也吾仰成而已然君臣有定義成敗

同之大事當共平議以固爲都督行丞事領功曹將校吏兵三千

餘人皆范先督之固等喜雖陽事畿不以爲意固欲大發兵畿患

之說固曰夫欲爲非常之事不可動眾心今大發兵眾必擾不如

徐以賞募兵固以爲然從之遂爲賞調發數十日乃定諸將貪多

應募而少遣兵又入喻固等曰人情顧家諸將掾史可分遣休息

急緩召之不難固等惡逆眾心又從之於是善人在外陰爲己援

惡人分散各還其家則眾離矣會白騎攻東垣高幹入濩澤上黨諸縣殺長吏弘農執郡守固等密調兵未至畿知諸縣附己因出單將數十騎赴張辟拒守吏民多舉城助畿者比數十日得四千餘人固等與幹晟共攻畿不下略諸縣無所得會大兵至幹晟敗固等伏誅其餘黨與皆赦之使復其居業是時天下郡縣皆殘破河東最先定少耗滅畿治之崇寬惠與民無爲民嘗辭訟有相告者畿親見爲陳大義遣令歸諦思之若意有所不盡更來詣府鄉邑父老自相責怒曰有君如此奈何不從其教自是少有辭訟班下屬縣舉孝子貞婦順孫復其繇役隨時慰勉之漸課民畜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教也於是冬月修戎講武又開學宮親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

魏略曰博士樂詳由畿而升至今河東特多儒者則畿之由矣

韓遂馬超之叛也弘農馮翊多舉縣邑

以應之河東雖與賊接民無異心太祖西征至蒲阪與賊夾渭為軍軍食一仰河東及賊破餘畜二十餘萬斛太祖下令曰河東太守杜畿孔子所謂禹吾無閒然矣增秩中二千石太祖征漢中遣五千人運運者自率勉曰人生有一死不可負我府君終無一人

逃匹其得人心如此

杜氏新書曰平虜將軍劉勳為太祖所親貴震朝廷嘗從畿求大棗畿拒以他故後勳伏法太祖得其書歎曰杜畿可謂不媚於寵

者也稱畿功美以下州郡曰昔仲尼之於顏子每言不能不歎既情愛發中又宜率馬以驥今吾亦冀眾人仰高山慕景行也

魏國既建以畿為尚書

事平更有令曰昔蕭何定關中寇恂平河內卿有其功閒將授卿

以納言之職顧念河東吾股肱郡充實之所足以制天下故且煩

卿臥鎮之畿在河東十六年常為天下最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

侯徵為尚書及踐阼進封豐樂亭侯邑百戶

魏略曰初畿在郡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

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何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守司隸

校尉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幸許昌畿復居守



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沒帝爲之流涕

魏氏春秋曰初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

召子畿固請之童子曰今將爲君求相代者君其慎勿言言卒忽然不見至此二十年矣畿乃言之其曰而卒時年六十二

詔曰昔冥勤其官而水

死稷勤百穀而山死

韋昭國語注稱毛詩傳曰冥契六世孫也爲夏水官勤於其職而死於水稷周棄也勤播百穀死於黑水之山

故尙書

僕射杜畿於孟津試船遂至覆沒忠之至也朕甚愍焉追贈太僕

謚曰戴侯子恕嗣

傅子曰畿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交結英雋以才智顯於天下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畿爲尚書僕射二人

各修子孫禮見畿既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爲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時人皆以畿爲誤恢死後豐爲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冲爲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畿知人魏

略曰李豐父名義與此不同義蓋恢之別名也

恕字務伯太和中爲散騎黃門侍郎

杜氏新書曰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

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游說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此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

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帝以恕大臣子擢拜散騎侍郎數月轉補黃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洽飾少無名譽

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

侍中辛毗等器重之時公卿以下大議損益恕以爲古之刺史奉

宣六條以清靜爲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北將軍呂昭又領冀州

世語曰昭字子展東平人長子異字長悌爲相國掾有寵於司馬文王次子安字仲悌與嵇康善與康俱被誅次子粹字季悌

河南尹粹子預字景虞御史中丞

乃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

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橫加榮慕搯腕抗論以孫吳爲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修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弊計其戶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賓三邊邁難繞天略市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其爲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

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被呂昭冀州戶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異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乏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爲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實訟理故囹圄空虛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疆兵乎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兗豫司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悽悽實願四州之牧守獨修務本



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眾怨難積疑似難分  
故累載不爲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疏賤之言實未易聽  
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  
也時又大議考課之制以考內外眾官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才  
且無益所存非所務所務非世要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  
陟誠帝王之盛制使有能者當其官有功者受其祿譬猶鳥獲之  
舉千鈞良樂之選驥足也雖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閱七聖而  
課試之文不垂臣誠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語曰世  
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  
無貴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法爲綴京房之本旨可  
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爲未盡善  
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効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爲

親民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爲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爲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也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眾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辨課可以致雍熙者哉且布衣之交猶有務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已而披肝膽徇聲名而立節義者況於束帶立朝致位卿相所務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豈聲名而已乎諸蒙寵祿受重任者不徒欲舉明主於唐虞之上而已身亦欲廁稷契之列是以古人不患於念治之心不盡患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誠人主使

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龍而責成功及其罪也殛鯀而放  
 四凶今大臣親奉明詔給事目下其有夙夜在公恪勤特立當官  
 不撓貴勢執平不阿所私危言危行以處朝廷者自明主所察也  
 若尸祿以為高拱嘿以為智當官苟在於免負立朝不忘於容身  
 絜行遜言以處朝廷者亦明主所察也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  
 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修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謀  
 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今之學者師商韓而上法術  
 競以儒家為迂闊不周世用此最風俗之流弊創業者之所致慎  
 也後考課竟不行杜氏新書曰時李豐為常侍黃門郎袁侃見轉為吏部郎荀侯出為東郡太守二人皆恕之同班友善樂安廉昭  
 以才能拔擢頗好言事恕上疏極諫曰伏見尚書郎廉昭奏左丞  
 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尚書令陳矯  
 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以處重為恭意至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



惜之夫聖人不擇世而與不易民而治然而生必有賢智之佐者  
蓋進之以道帥之以禮故也古之帝王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莫  
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誠使今朝任職之臣皆天  
下之選而不能盡其力不可謂能使人若非天下之選亦不可謂  
能官人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豈非股  
肱不稱之明效歟原其所由非獨臣有不盡忠亦主有不能使百  
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斯則古人之  
明驗矣今臣言一朝皆不忠是誣一朝也然其事類可推而得陛  
下感帑藏之不充實而軍事未息至乃斷四時之賦衣薄御府之  
私穀帥由聖意舉朝稱明與聞政事密勿大臣寧有懇懇憂此者  
乎騎都尉王才幸樂人孟思所爲不法振動京都而其罪狀發於  
小吏公卿大臣初無一言自陛下踐阼以來司隸校尉御史中丞

寧有舉綱維以督姦宄使朝廷肅然者耶若陛下以爲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坐待來世之儁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爲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何者以其居無嫌之地而事得自盡也今有疏者毀人不實其所毀而必曰私報所憎譽人不實其所譽而必曰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非獨毀譽有之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使之自同古人望與竹帛耳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閒臣懼大臣怨乎不以不坐觀得失爲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不言賢愚明皆當世用也堯數舜之功稱去四凶不言大小有罪則去也今者朝臣不自以爲不能以陛下爲不任也不自以爲不智

以陛下爲不問也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  
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所陳必達則羣臣  
之行能否皆可得而知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  
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進人自以爲  
親人思所以報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治事何事不辨以  
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  
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辨也伏讀明  
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知其本而憂其末也人之  
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爲朝臣不盡稱職也明主之用人也使  
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選舉非其人未必爲  
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爲怪耳陛下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  
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



並世終不能以此爲治也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聽伊尹作迎客出入之制選司徒更惡吏以守寺門威禁由之實未得爲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選舉不以實人事之大者也

臣松之案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王第五弟名通爲司隸從事疑怨所云狂悖者通子順封龍陽亭侯晉初受禪以不達天命守節不移削爵土徙武威

嘉有親

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伊尹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使臣之言少蒙察納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必以違眾迂世爲奉公密行白人爲盡節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爲此邪誠顧道理而弗爲耳使天下皆背道

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陛下將何樂焉胡不絕其萌乎夫先  
意承旨以求容美率皆天下淺薄無行義者其意務在於適人主  
之心而已非欲治天下安百姓也陛下何不試變業而示之彼豈  
執其所守以違聖意哉夫人臣得人主之心安業也處尊顯之官  
榮事也食千鍾之祿厚實也人臣雖愚未有不樂此而喜于迂者  
也迫於道自彊耳誠以為陛下當憐而佑之少委任焉如何反錄  
昭等傾側之意而忽若人者乎今者外有伺隙之寇內有貧曠之  
民陛下當大計天下之損益政事之得失誠不可以怠也恕在朝

八年其論議亢直皆此類也出為弘農太守數歲轉趙相

魏略曰恕在弘農寬

和有惠愛及遷以孟康代恕為弘農康字公休安平人黃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為散騎侍郎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緣妃嬪雜在其間故于時皆共輕之號為阿九康既無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駁其文義雅而切要眾人乃更加意正始中出為弘農領典農校尉康到官清已奉職嘉善而矜不能省息獄訟緣民所欲因而利之郡領吏二百餘人涉春遣休常四分遣一事無宿諾時出案行皆豫敕督郵平水不得令屬官遣人探候修設曲敬又不欲煩損吏民常豫赦吏卒行各持鎌所在刈馬草不止亭傳露宿樹下又

所從常不過十餘人郡帶道路其諸過賓客自非公法無所出給若知舊造之自出於家康之始  
拜眾人雖知其有志量以其未嘗宰牧不係其能也而康恩澤治能乃爾吏民稱歌焉嘉平未徙  
渤海太守徵入為杜氏新書曰恕遂去京師營宜陽一泉塢因其壘斬之固小大家焉明帝崩時人多為恕言者起家為河  
中書令後轉為監

東太守歲餘遷淮北都督護軍復以疾去恕所在務存大體而已

其樹惠愛益得百姓歡心不及於畿頃之拜御史中丞恕在朝廷

以不得當世之和故屢在外任復出為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

節護烏丸校尉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

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於青州足下今俱杖節使其屯一城宜

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為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

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

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為庶人徙章武郡是歲嘉平

元年杜氏新書曰喜欲恕折節謝已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況示委曲夫法天

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  
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



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為非耶僕自受之無所怨咨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為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

恕倜儻任意

而思不防患終致此敗初恕從趙郡還陳畱阮武亦從清河太守

徵俱自薄廷尉謂恕曰相觀才性可以由公道而持之不厲器能

可以處大官而求之不順才學可以述古今而志之不一此所謂

有其才而無其用今向閒暇可試潛思成一家言在章武遂著體

論八篇杜氏新書曰以為人倫之大綱莫重於君臣立身之基本莫大於言行安上理民莫精於政法勝殘去殺莫善於用兵夫禮也者萬物之體也萬物皆得其體無有不善故謂

之體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也四年卒於徙所甘露二年河

東樂詳年九十餘上書訟畿之遺績朝廷感焉詔封恕子預為豐

樂亭侯邑百戶魏略曰樂詳字文載少好學建安初詳聞公車司馬令南郡謝該善左氏傳乃從南陽步詣該問疑難諸要今左氏樂氏問七十二事詳所撰也所

問既了而歸鄉里時杜畿為太守亦甚好學署詳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於是河東學業大興至黃

初中徵拜博士于時太學初立有博士十餘人學多褊狹又不熟悉略不親教備員而已惟詳五業並授其或難解質而不解詳無愠色以杖畫地牽譬引類至忘寢食以是獨擅名於遠近詳學既精悉又善推步三五別授詔與太史典定律麻太和中轉拜騎都尉詳學優能少故歷三世竟

不出為宰守至正始中以年老罷歸於舍本國宗族歸之門徒數千人 **恕**奏議論駁皆可觀掇其切世大事著于

**篇**杜氏新書曰恕弟理字務仲少而機察精要巖奇之故名之曰理年二十一而卒子寬字務叔清虛玄靜敏而好古以名臣門戶少長京師而篤志博學絕於世務其意欲探蹟索隱由此顯

名當塗之士多交焉舉孝廉除郎中年四十一而卒經傳之義多所論駁草創未就惟刪集禮記及春秋左氏傳解今存于世 預字元凱司馬宣王女婿王隱晉書稱預智謀淵博明於理亂常

稱德者非所以企及立功立言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意而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謂之釋例又作盟

會圖春秋長麻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尚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丘明本為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為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

開府封當陽侯食邑八千戶子錫字世嘏尚書左丞晉諸公贊曰嘏有器局預從兄斌字世將亦有才望為黃門郎為趙王倫所枉殺嘏子父字洪治少有令名為丹陽丞早卒阮武者亦拓落大

才也案阮氏譜武父諶字士信徵辟無所就造三禮圖傳於世杜氏新書曰武字文業闕達博通淵雅之士位止清河太守武弟炳字叔文河南尹精意醫術撰藥方一部炳子坦字弘舒晉太子

少傅平東將軍坦弟柯字士度荀綽兖州記曰坦出紹伯父次兄當襲爵父愛柯言名傳之遂承封時幼小不能讓及長悔恨遂幅巾而居後雖出身未嘗釋也性純篤閑雅好禮無違存心經

誥博學洽聞選為濮陽王文學遷領軍長史喪官王衍時為領軍哭之甚慟

**鄭渾字文公河南開封人也高祖父眾眾父興皆為名儒**續漢書曰興字少贛

諫議大夫眾字子師大司農 **渾兄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為揚州刺史卒**張璠漢紀曰泰字公業少有才

略多謀計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傑家富於財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名聞山東舉孝廉三府辟公車徵皆不就何進輔政徵用名士以泰為尚書侍郎加奉車都尉進將誅黃門欲召董卓為

助泰謂進曰董卓強忍寡義志欲無饜若借之朝政授之大事將肆其心以危朝廷以明公之威德據阿衡之重任秉意獨斷誅除有罪誠不待卓以爲資援也且事留變生其鑒不遠又爲陳時之要務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謂潁川人荀攸曰何公未易輔也進尋見害卓果專權廢帝關東義兵起卓會議大發兵羣寮咸憚卓莫敢忤旨泰恐其強益將難制乃曰夫治在德不在兵也卓不悅曰如此兵無益邪眾人莫不變容爲泰震慄泰乃詭辭而對曰非以無益以山東不足加兵也今山東議欲起兵州郡相連人眾相動非不能也然中國自光武以來無雞鳴犬吠之驚百姓忘戰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戰是謂棄之雖眾不能爲害一也明公出自西州少爲國將閑習軍事數踐戰場名稱當世以此威民民懷懾服二也袁本初公卿子弟生處京師體長婦人張孟卓東平長者坐不窺堂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無軍帥之才負霜露之勤臨鋒履刃決敵雌雄皆非明公敵三也察山東之士力能跨馬控弦勇等孟賁捷齊慶忌信有聊城之守策有良平之謀可任以偏師責以成功未聞有其人者四也就有其人王爵不相加婦姑位不定各恃眾怙力將人人棊跲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膽率徒旅進五也關西諸郡北接上黨太原馮翊扶風安定自頃以來數與胡戰婦女載戟挾矛弦弓負矢況其悍夫以此當山東忘戰之民譬驅羣羊向虎狼其勝可必六也且天下之權勇今見在者不過并涼匈奴屠各滎中義從八種西羌皆百姓素所畏服而明公權以爲爪牙壯夫震悚况小醜乎七也又明公之將帥皆中表腹心周旋日久自三原狹口以來恩信醇著忠誠可遠任智謀可特使以此當山東解合之虛誕實不相若八也夫戰有三匹以亂攻治者匹以邪攻正者匹以逆攻順者匹今明公秉國政平討夷凶宦忠義克立以三德待於三匹奉辭伐罪誰人敢禦九也東州有鄭康成學該古今儒生之所以集北海邠根矩清高直亮羣士之楷式彼諸將若詢其計畫案典校之疆弱燕趙齊梁非不盛終見滅於秦吳楚七國非不眾而不敢踰滎陽況今德政之赫赫股肱之邦良欲造亂以徼不義者必不相然贊成其凶謀十也若十事少可有采無事徵兵以驚天下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棄德恃眾以輕威重卓乃悅以泰爲將軍統諸軍擊關東或謂卓曰鄭泰智略過人而結謀山東今資之士馬使就其黨竊爲明公懼之卓收其兵馬畱拜議郎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泰脫身自武關走東歸後將軍袁術以爲揚州刺史未至官道卒時年四十一

渾將泰小子表



避難淮南袁術賓禮甚厚渾知術必敗時華歆爲豫章太守素與  
泰善渾乃渡江投歆太祖聞其篤行召爲掾復遷下蔡長邵陵令  
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其生子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  
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  
後稍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爲字辟爲丞相掾屬遷左  
馮翊時梁興等略吏民五千餘家爲寇鈔諸縣不能禦皆恐懼寄  
治郡下議者悉以爲當移就險渾曰興等破散竄在山阻雖有隨  
者率脅從耳今當廣開降路宣喻恩信而保險自守此示弱也乃  
聚斂吏民治城郭爲守禦之備遂發民逐賊明賞罰與要誓其所  
得獲十以七賞百姓大悅皆願捕賊多得婦女財物賊之失妻子  
者皆還求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其妻子於是轉相寇盜黨  
與離散又遣吏民有恩信者分布山谷告喻出者相繼乃使諸縣

長吏各還本治以安集之興等懼將餘眾聚郟城太祖使夏侯淵就助郡擊之渾率吏民前登斬興及其支黨又賊靳富等脅將夏陽長邵陵令并其吏民入磴山渾復討擊破富等獲二縣長吏將其所略還及趙青龍者殺左內史程休渾聞遣壯士就梟其首前後歸附四千餘家由是山賊皆平民安產業轉爲上黨太守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複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勤稼穡明禁令以發姦者由是民安於農而盜賊止息及大軍入漢中運轉軍糧爲最又遣民田漢中無逃亾者太祖益嘉之復入爲丞相掾文帝卽位爲侍御史加駙馬都尉遷陽平沛郡二太守郡界下涇患水澇百姓飢乏渾於蕭相二縣界興陂遏開稻田郡人皆以爲不便渾曰地勢洿下宜漑灌終有魚稻經久之利此豐民之本也遂躬率吏民興立

功夫一冬閒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民賴其利刻石  
頌之號曰鄭陂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其治放此又以郡下百姓苦  
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並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  
界村落齊整如一民得財足用饒明帝聞之下詔稱述布告天下遷  
將作大匠渾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飢寒及卒以子崇爲郎中

五百陽

秋曰泰子表字材叔泰與華歆荀攸善見表曰鄭公業爲不凶矣初爲臨菑侯文學稍遷至光祿大夫泰始七年以表爲司空固辭不受終于家予默字思立晉諸公贊曰默遵守家業以篤素稱位至太常默弟質舒詡皆爲卿默子球清直有理識尚書右僕射領選球弟豫爲尚書

倉慈字孝仁淮南人也始爲郡吏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  
以慈爲綏集都尉黃初末爲長安令清約有方吏民畏而愛之太  
和中遷燉煌太守郡在西陲以喪亂隔絕曠無太守二十歲大姓  
雄張遂以爲俗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無所匡革慈到抑挫權  
右撫恤貧羸甚得其理舊大族田地有餘而小民無立錫之士慈



皆隨口割賦稍稍使畢其本直先是屬城獄訟眾猥縣不能決多  
集治下慈躬往省閱料簡輕重自非殊死但鞭杖遣之一歲決刑  
曾不滿十人又常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絕既  
與賢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常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爲  
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其交市使吏民護  
送道路由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數年卒官吏民悲感如喪親戚  
圖畫其形思其遺像及西域諸胡聞慈死悉共會聚於戊己校尉  
及長吏治下發哀或有以刀畫面以明血誠又爲立祠遙共祠之

魏略曰天水王遷承代慈雖循其迹不能及也金城趙基承遷後復不如遷至嘉平中安定皇甫  
隆代基爲太守初燉煌不甚曉田常灌漑滔水使極濡洽然後乃耕又不曉作耨犁用水及種人  
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敎作耨犁又敎衍漑歲終率計其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又燉  
煌俗婦人作裙襪縮如羊腸用布一疋隆又禁改之所省復不訾故燉煌人以爲隆剛斷嚴毅不  
及於慈至於勤恪愛惠  
爲下興利可以亞之  
自太祖迄于咸熙魏郡太守陳國吳瓘清河太守

樂安任燠京兆太守濟北顏斐弘農太守太原令狐邵濟南相魯

國孔父或哀矜折獄或推誠惠愛或治身清白或適姦發伏咸爲

良二千石

瓊煥事行無所見魏略曰顏斐字文林有才學丞相召爲太子洗馬黃初初轉爲黃門侍郎後爲京兆太守始京兆從馬超破後民人多不專于農殖又歷數四二

千石取解目前亦不爲民作久遠計斐到官乃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是時民多無車牛斐又課民以閒月取車材使轉相教匠作車又課民無牛者令畜猪狗賣以買牛始者民以爲煩一二年閒家家有丁車大牛又起文學聽吏民欲讀書者復其小徭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役閒鋤治又課民當輪租時車牛各因便致薪兩束爲冬寒冰災筆硯於是風化大行吏不煩民民不求吏京兆與馮翊扶風接界二郡道路旣穢塞田疇又荒萊人民飢凍而京兆皆整頓開明豐富常爲雍州十郡最斐又清己仰奉而已於是吏民恐其遷轉也至青龍中司馬宣王在長安立軍市而軍中吏士多侮侵縣民斐以白宣王宣王乃發怒召軍市候便於斐前杖一百時長安典農與斐共坐以爲斐宜謝乃私推築斐不肯謝良久乃曰斐意觀明公受分陝之任乃欲一齊眾庶必非有所左右也而典農竊見推築欲令斐謝假令斐謝是更爲不得明公意也宣王遂嚴持吏士自是之後軍營郡縣各得其分後數歲遷爲平原太守吏民啼泣遮道車不得前步步稽留十餘日乃出界東行至嶠而疾困斐素心戀京兆其家人從者見斐病甚勸之言平原當自勉勵作健斐曰我心不願平原汝曹等呼我何不言京兆邪遂卒還平原京兆聞之皆爲流涕爲立碑于今稱頌之也令狐邵字孔叔父仕漢爲烏丸校尉建安初袁氏在冀州邵去本郡家居鄴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破城遂圍毛城城破執邵等輩十餘人皆當斬太祖聞見之疑其衣冠也問其祖考而識其父乃解放署軍謀掾仍歷宰守後徙丞相主簿出爲弘農太守所在清如水雪妻子希至官省舉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獄訟與下無忌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纘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至黃初初徵拜羽林郎遷虎賁中郎將三歲病亡始邵族子愚爲白衣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榮令狐氏而邵獨以爲愚性倜儻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邵言其心不平及邵爲虎賁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所在有名稱愚見邵因從容言次微激之曰先時聞大人謂愚爲不繼愚今竟云何邪邵

熟視而不答也然私謂其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  
不邪將逮汝曹耳邵沒之後十餘年間愚爲兗州刺史果與王淩謀廢立家屬誅滅劭子華時爲  
弘農郡丞以屬疏得不坐 案孔氏譜孔父字元儒孔子之後曾祖疇字元矩陳相漢桓帝立老  
子廟於苦縣之賴鄉畫孔子象於壁疇爲陳相立孔子碑於像前今見存父父祖皆二千石父爲  
散騎常侍上疏規諫語在三少帝紀至大  
鴻臚子恂字士信晉平東將軍衛尉也

評曰任峻始興義兵以歸太祖闢土殖穀倉庾盈溢庸績致矣蘇  
則威以平亂旣政事之良又矯矯剛直風烈足稱杜畿寬猛克濟  
惠以康民鄭渾倉慈恤理有方抑皆魏代之名守乎恕屢陳時政  
經論治體蓋有可觀焉



魏書十六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三國志十六

魏書十七

三國志十七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爲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爲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爲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

山人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

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

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傅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

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

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



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  
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  
成遂將其眾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  
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  
盡虜其眾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  
增邑假節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敎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  
十萬眾圍合肥乃其發敎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  
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  
必矣是以敎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眾心然後可守  
也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

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  
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眾不  
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  
將眾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  
十人得出餘眾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眾權人  
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眾心乃  
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  
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

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妙矣夫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

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畱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  
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

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

帝卽王位轉前將軍

魏書曰王賜遼帛千匹穀萬斛

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

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  
敕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  
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  
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  
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  
卒皆爲虎賁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  
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駕親  
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復叛帝遣  
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敕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  
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



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眾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

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一守執節義每臨戰攻常爲督率奮彊  
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眾則  
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  
虎威進折衝遼邊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  
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  
征管承軍涇于遣進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  
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畱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  
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皆大  
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畱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  
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  
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曰威侯子綝嗣綝果毅有父風官至  
揚州刺史諸葛誕反掩襲殺綝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

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閒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



略禁怒令其眾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  
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  
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  
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  
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  
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  
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  
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  
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  
徐州叛太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  
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係聚三  
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

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後從還官  
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  
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  
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  
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  
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隕涕而斬之是時  
太祖軍滄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臣  
之以爲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而送之未爲違命禁曾不爲舊交希冀東海平拜禁虎威  
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爲降虜死加惡諡宜哉

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眾三千  
餘人降卽降復叛其眾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  
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  
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

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  
甚得士眾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  
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  
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  
子列侯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  
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  
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反不  
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  
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

其復禁等官

拜爲安遠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



屋畫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圭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爲軍司馬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爲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

之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爲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攻太祖營郃

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眾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爲紹軍先潰懼郭圖之譖然後歸太祖爲參錯不同矣

太祖得郃甚喜謂

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邢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眾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畱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爲備將張飛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魏略曰淵雖爲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

用此何  
爲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  
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  
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眾心乃定太  
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係高山不敢戰太  
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還屯陳倉文帝卽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  
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  
召郃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  
洲上屯塢明帝卽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  
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  
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眾當  
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



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  
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  
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  
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威虎賁使衛郤因問郤曰遲將軍  
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  
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  
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  
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  
明行修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  
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爲博士諸  
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係祁山郤追至木門  
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郤不得已遂進

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髡

諡曰壯侯子雄嗣郤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

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

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

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

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

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反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

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瀝疆賊祝臂破之又與

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旣圍鄴破邯鄲

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

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旣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

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  
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  
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  
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  
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  
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  
人暮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  
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  
應稱臣傳寫者誤也渡蒲阪津爲  
軍先置以截其裏賊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  
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隄麋汧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  
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鄜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



張魯別遣晃討攻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  
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祖遷鄴畱晃與夏侯淵拒  
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  
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  
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  
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  
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  
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  
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  
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  
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  
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

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宮卽墨將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遂鄉侯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斂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候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

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子蓋嗣

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爲袁

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

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

何之遂畱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畱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

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

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鄆叛袁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

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 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

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

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位封靈鄆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

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封鄆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封高

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爲先于禁最號毅重然弗



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爲稱樂進以驍果顯名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也

魏書十七

金陵書局  
藏古閣本

三國志十七